柳集點勘

東吳　陳景雲　少章

卷三十一

〔與韓愈致段太尉逸事書〕今所趨走州刺史崔公時賜言事又具得太尉實跡崔公名能嘗為渾瑊從事瑊以副元帥統邠蒲諸軍則太尉在邠實跡崔必有得之於其州人出乎厚舊聞外者

〔與劉禹錫論周易九六說書〕見與董生論周易九六義案此書乃元和中在永州作董生名挺字庶中以荆部從事退居朗州適夢得謫官來此因邂逅相契

耳董萃元和中有集名武陵夢得序之并誌其墓
答元饒州論春秋書遺此書無年月可攷書中稱亡友
呂和叔呂以元和六年卒又言往年曾記裴封叔宅
聞兄與裴太常言太常名蒞封叔宗人也元和七年
閏十二月尚為國子司業見舊史憲宗紀後遷太常
卒官則此書之作在七年後明矣書末又云宗元始
至是州作陸先生墓表今以奉獻與宣英讀之是州
謂永州也宣英者饒州司馬韓曄與子厚同貶者時
方在饒與元為僚故云爾及九年冬柳與韓皆奉詔
赴都去永饒而北矣則是書殆作於八九年之交乎

〈與呂道州論非國語書〉有章詞者告余曰吾以致用書示路子按路子必路隋也章路並早有高名又素友善獨孤申叔墓碣列一時同志名流凡十餘人詞與焉又隋父泌見石表先友記則子厚與隋亦仍世有好矣隋後登宰輔詞亦歷清顯唐史並有傳

元虞槃幼時讀柳子非國語以為國語誠可非而柳子之說亦非也作非非國語時人歎其有識槃字仲常集之弟附見集傳

卷三十二

〈答周君巢書〉君巢貞元十一年進士其成名在子厚

後而書中稱周爲丈人棠柳子作叔父墓表記一時
會葬親故君巢名冠其首蓋是戚屬之尊者君巢至
太和中歷官衛尉卿

卷三十三

與楊誨之書書首言至潭州見足下潭州乃湖南觀
察理所永貞元年十一月子厚謫永誨之父憑亦以
是月自湖南移江西子厚赴貶所必自潭而永時誨
之猶未去潭因得見之及元和四年憑由京尹謫尉
臨賀誨之以五年省父過永州故再得相見書中言
今日有北人來示將籍田勑擢新史禮樂志此勑在

元和五年又與誨之第二書有始複去年十一月書之語即謂是書也

〔與楊誨之第二書〕安有以憂悲且憐之之志而強役焉者哉強役二字義晦似當作復蓋蒙上復字言之強復殆猶強聒之義且下云百復即強復也以售聖人之道售字未詳疑當作讐合也與送南涪州序中適讐乎文之讐同

〔答貢士沈起書〕貞元十八年韓子與祠部陸員外傪書薦士十人中有沈杞者即以是歲登第疑杞即起也又韓書中有張後餘即子厚為作哀詞者而登科

記作彼餘杞起不同或亦類是

賀王叅元書（叅元濮陽人鄜坊節度使栖曜少子栖曜居方鎮垂二十年歿於貞元中叅元家有積貨皆先世所遺書中有勤奉養諸語蓋時方奉侍其母也篇首言得楊八書楊八名敬之子厚之戚而叅元深友也敬之行八見劉賓客詩其與叅元友善兼有李商隱李賀小傳可證或謂楊八即柳子酬楊侍郎之八叔恰遺非也）宥而彰之（案宥本訓寬與上下文義不屬疑當作佑乃蒙上相吾子言之

答韋中立書京兆尹鄭叔則叔則滎陽人貞元五年
自京尹謫佐永州後終福建廉使振常按廣注與此畧同
答貢士元公瑾書貞元十四年作書言左馮翊崔公
先唱之舊史貞元十四年九月以同州刺史崔宗為
陜虢觀察使此稱馮翊蓋在九月前也是歲子厚始
授集賢殿正字故有悵悵下列二語汝南周頼客疑
是周君巢殆因巢父隱瀨水間故以瀨客為字耶又
云樹勢使然樹似當作時上言生乎今世下言觀時
而已蓋皆以時勢言之
答韋珩書而僕稚騃卒無所為業書中目珩為年少

則時作者之齒長矣與杜温夫書中吾性滯騃語則此稚字或滯字之誤

〔報〕崔黯秀才書〔書〕黯字直卿僕射寧季弟密之孫擢進士第累官諫議大夫大中初為江州刺史有復東林寺碑文詞遒麗為歐陽公所稱見集古錄及趙德甫金石錄

卷三十五

〔上〕廣州趙尚書啟〔趙宗儒當作趙昌孫注已辨其誤啟言始除御史尚書與杜司空同過邸舍授子學以貞元十九年入臺時昌為國子祭酒杜司空黃

衆則方官太子賓客也

〔賀趙宗儒辟符載啟〕房給事明之於朝王吏部辯之
於外棠房給事式先與載同為西川從事後擢給事
中王吏部仲舒時自南省出刺外州故曰辯之於外

〔謝李中丞啟〕謝啟外又有上中丞二啟棠呂温河南
團練使廳壁記元和三年冬天子命御史中丞李公
以永嘉之清政京兆之懿則廷賜大旆俾綏衡湘蓋
潭使薛苹移浙東後除李代之恃不得其名此謝中
丞安撫流人崔簡戚屬在六年夏末幾簡弟策訟寃
於朝中丞亦緣此去官矣

〔上桂州李中丞薦盧遵啟〕使遵也有籍名於天官獲祿食以奉養考唐制桂州二十餘郡州掾而下至邑長三百員由吏部者十一他皆廉使量才補授故子厚特有是薦曰籍名天官蓋從廉使授官後始升名吏部也遵後令桂之屬邑全義子厚為作復北門記殆由此薦而得之

卷三十六

〔上權德輿啟〕啟云拜揖長者自於幼年又有顧下念舊之語則亦子厚父執也德輿嘗為江西廉使李兼判官蓋與侍御凤有同官之舊而先友記遺之何也

〔上大理崔大卿應制舉啟〕柳子年二十四求博學宏詞二年乃得仕此啟蓋初試不利後作貞元十三年也唐制試吏部者皆考功主其事子厚應宏詞試時適崔卿已自考功遷大理故深以不遇知己為恨而更求其撫薦於再舉耳崔卿名徵歷右丞卒又按徵遷右丞宰相趙憬所擢也貞元十三年徵方官丞轄而此題仍稱前官當更考之

卷三十七

〔為京兆府請復尊號三表〕此三表及為耆老請復尊號表為京畿父老上宰相府尹二狀並貞元十八年

以藍田尉留府廷主文章時作大尹韋夏卿以吏部侍郎除京兆而結銜中尚帶前官故上尹狀內稱侍郎是也又為韋夏卿賀除竇群拾遺表及為韋京兆祭杜河中文皆是年作據舊史羣之除命在五月癸亥而其歲三月除河中行軍司馬鄭元為河中帥故知前帥杜確當沒於此春

〔賀嘉禾芝草表〕薿薿之祥注草盛貌誤詩黍稷薿薿棖常棠廢注亦引此詩鄭箋薿薿然而茂盛煌煌之秀按嵇康詩煌煌靈芝一年三秀注亦未及

〔為王京兆賀嘉蓮表〕慶傳種德虞書皋陶邁種德唐

自謂出舉陶後天寶初追尊爲德明皇帝故表云爾

按常袞廖注與此同

賀雨第三表周王徒勤於方社乃用詩方社不莫語周王謂宣王也舊注引以社以方與賀雨無涉矣

賀親自祈雨有應表表首言得上都院官金部員外郎韓述狀報棠上都者京師也院官者進奏院也唐代牧守得置院上都有事關報者唯諸道大師及同華二州耳餘州刺史即皆無之觀表中詺司垣翰語當是代當時方鎮作又同華獨得置院如諸道者因二州並不隸大府異於支郡故事權與連帥埒或疑

集有代劉同州謝上表此表或亦代劉作然以郎官掌上都留邸恐同州幕吏尚不得有此當更考之

卷三十八

〔柳州賀破東平表〕睿文聖武皇帝棠元和三年羣臣上睿聖文武尊號文聖二字當乙　介丘霧息介丘泰山也司馬相如封禪文以登介丘藝文類聚引黃帝玄女戰法曰皇帝與蚩尤戰不勝歸於泰山三日三夜天霧冥冥　千歲之統史記太史公自序天子接千歲之統封泰山振常按慶注全與此同

〔為王戶部薦李諒表〕諒長慶初除泗州刺史未之任

改壽州白樂天集有制詞而吳文定姑蘇志云諒長慶四年自泗州刺史奏最以御史中丞徙蘇州賜紫未知採何書也

爲裴中丞舉人自代代黄賊表前佐湖南後歷郡掾幕佐湖南猶爲伏府從事至郡掾乃州佐以下參軍之屬若自府從事爲之即下遷矣况中丞方膺專征重任不應薦郡掾末僚代爲元帥也掾疑當作篆或守字之訛

爲崔中丞乞朝覲表及移臨桂星紀屢周又上中書門下狀云自領桂管又逾再周據舊史崔詠以元和

八年十二月自邕移桂觀適再周語則表狀皆十年作也子厚於十年春奉詔赴都除守柳州乃桂管巡屬其之官也蓋先至桂而後至理所有桂州望秦驛詩表狀二篇蓋進謁大府時奉命所作未幾中丞遷鎮廣南卒竟未及赴闕也

代永州韋刺史謝表據文苑此表乃李邕作

柳州謝上表孫注貞元中代人作按此乃李吉甫文周益公言編集者誤入是也舊史言陸贄作相出吉甫為明州長史久之遷忠州刺史六年不徙官以疾罷免尋授柳州刺史表云左官一紀蓋通計貶明州

後歲月也又云久停官秩去年蒙恩除替便欲赴京以舊疾未愈云云停官即史所言以疾罷免及聞除替之命自忠州東下故表中有歸過襄陽語則此表為吉甫作無疑又吉甫乃封郴州非柳也柳集有和楊尚書追和故李中書詩即吉甫在郴州時作舊史訛郴為柳至新史本傳已正之柳集文苑載此表並作柳州正與舊史誤同　李躡康衢意非往蹇文苑作而意悲往蹇為是　振常校廖注亦云此文恐偽且有辨明

〔代廣南節度使謝出鎮表〕舊注鄭絪案絪雖嘗在相位然除廣帥非由政府出鎮又時無專征獻俘事不

當有此作疑是僖宗時宰相王鐸自請督軍誅剪群盜因除荆南節度使兼諸道兵馬都統故謝表云爾表中所言凶渠蓋謂黄巢專征即謂都統之命也編者誤入又訛荆為廣注家不辨遂以鄭絪附會之

為武中丞謝賜新茶表

順宗以乙酉正月即位三月中丞武元衡改授左庶子斯表之進當距即位未遠故有大明首出一聯又順宗誕辰在正月扶萬壽以效珍句謂新茶入貢適當斯時也唐代吳蜀貢新茶皆以冬中作法為之故可春初上獻振常案此表各本皆列外集原稿列此或所據宋本如此廖注亦云此表當與謝櫻桃表並列故仍其舊

〔爲武中丞謝賜櫻桃表〕按中丞李汶卒武元衡代其位集有祭李中丞文乃貞元二十年五月而元衡中丞之除即是年三月也有劉禹錫謝新茶春衣二表可證是表之作蓋與劉同時及明年正月子厚已遷儀曹三月元衡又改庶子皆不當有此表矣　愚滋

圓方注圓方俎豆非毛萇詩傳方曰筐圓曰筥皆竹器耳張衡南城賦珍羞琅玕充溢圓方此所本也又集中巽上人贈新茶詩有圓方麗奇色語亦謂貯茶竹器

卷三十九

〔為薛中丞奏五色雲狀〕舊注薛華或云薛戎案或說非也子厚謫永之歲華自虢州遷湖南觀察永州在所部及三年華移浙東後子厚爲舊府代作

〔謝監察御史狀〕子厚與夢得並以貞元十九年閏十月除御史韓子詩謂同官盡才俊偏善柳與劉是也及十二月韓即由御史貶陽山蓋同官不滿百日

〔為南承嗣請從軍狀〕又上中書門下乞兩河效用狀元和四年十月癸酉下詔討王承宗庚寅立鄧王寧爲皇太子癸巳以冊儲肆赦南承嗣以永州司馬移澧州長史此二狀乃甫聞癸酉之詔未奉癸巳赦文

前作然狀雖上而所請不允故尋有送承嗣赴灃序
撫劍心往乃用隙思王求自試表撫劍東顧心馳
吳會語宋刻一作心在非是
(進農書狀)狀首云奉某月日勅宜以二月一日為中
和節所司進農書永以為恒式案唐史此勅在貞元
五年正月先是以正月晦日為中和節至是始易之
故狀云自陛下惟新令節是也則狀乃貞元五年進
與為百官請復尊號諸表同表出崔元翰筆編者誤
入周益公辨之甚詳此狀亦非柳子作但不得作者
主名耳　農書乃則天后所刪定兆人本記見呂和

叔元和中代百官進農書表表云徵有司之舊典奉
先后之遺文　宋本題下有側注農書三卷四字案
此四字當作大字提行另起低前一字如前篇爲南
承嗣請從軍狀次行故某官一條乃合體例作側注
非又後篇代人進瓷器狀篇首瓷器若干事五字當
刋右件瓷器語之右令合作一行非也外集中與衛
淮南石琴薦啟篇首叠石琴薦一五字亦同
〔代人進瓷器狀〕且無瓦釜之鳴注賈誼賦黃鍾毀棄
瓦釜雷鳴案黃鍾二句乃楚詞卜居篇文注誤
〔柳州舉監察御史柳漢自代狀〕此及上中書門下狀

並疑有誤一曰準從前赦文常參官上後舉一人自
代一曰準元和六年十月十七日勅常參官授上後
三日內舉一人自代業常參官乃常朝日赴朝參者
文官五品以上及兩省供奉官監察御史員外郎太
常博士是也若外州刺史非朝官其薦人自代不得
援以為比如韓子在元和長慶間凡除朝官有舉人
自代狀皆引建中元年正月五日制其文與此所引
正同若元和六年復有此勅韓子豈得遠引建中舊
制至刺史舉人自代有元和十五年韓子量移袁州
薦韓泰自代狀可證其狀亦引建中元年正月勅有

常參官及刺史之文尤爲明悉此蓋當日刺史薦狀
之準式子厚二狀當是貞元十九年初除監察御史
日進與同時劉禹錫始入臺薦崔羣自代狀同耳群
與柳漢皆使府御史其資亦同題中柳州二字及準
元和六年云云殆皆傳寫之訛禹錫狀亦引建中舉
官制與韓子諸狀悉合則此狀準從前敕文語亦誤
（上戶部狀）宗元在永州日見百姓莊宅公驗有司戶
李邕判給處是明皆是正官案唐史邕傳嘗貶富州
司戶非永州也疑貶後嘗量移於永而史略之文苑
有邕代永州韋刺史謝表亦其嘗謫永州之證

〔爲裴中丞伐黄賊轉牒〕容府陽中丞以義烈爲己任勲襲太常容管經畧使陽旻神策行營節度使惠元少子惠元立功建中貞元間死李懷光之難

〔賀誅淄青逆賊李師道狀〕宋本題前有中書門下狀五字一行次行賀誅云云低前一字狀云前件賊者謂次行所列也諸本皆脱此一行五字又此作與下二篇俱代裴中丞作其代中丞上裴相狀中言已具中書門下狀賀訖謂第一狀也則題當作代裴中丞上中書門下狀乃合宋本疑尚脱五字耳又題後次行末行一狀字鼎按原稿以前尚有一則語意全同但此詳彼畧蓋一爲初稿一則定稿

錄者不知取捨今去畧留詳

〔賀平淄青後肆赦狀〕篇首某官某乙四字當刊右某伏奉云云之右低前行一字

〔為裴中丞乞討黃賊狀〕案中丞下當有上中書門下五字一本賊之下有上裴相三字

〔為崔中丞乞朝覲狀〕六歲來見要服有期詠元和五年由虢守除邕管至是在嶺外整六歲夫用古精切如此

卷四十

〔祭楊憑文〕篇首不著年月之詳案子厚集以貞元十

五年辛而此文言家缺主婦已十八年蓋元和十二年作也據常業廖本注亦云元和十二年作永貞元年子厚謫永至是凡十三年故曰黜伏邇紀

祭穆質給事文邪臣既斥乃進其級舊注貞元八年竇參貶乃名質為刑部郎中案質當作贊質之兄也且此注亦非進級乃對上左官言之謂先侍御自竇參既貶從夔州名還由殿中遷侍御也端於庶僚四句皆申言侍御立朝風節自公在郎位至銜塊罔極乃謂給事官郎署時坐累遠貶已為御史不能如先人之抗章平反為有忝遺則耳諦觀下文舊注之昧

於文義自見　公在左掖議登秩官案左掖謂官給事也唐時稱門下省為東省亦曰左掖給事屬門下故云爾議登秋官以下言已身竄惡地名在刑書給事特有意建議為之澥洗適亦坐累左遷未酬其志然仰荷高義與已脫謫籍同故曰感於諸中有涕汍瀾之　此文無年月可攷案馬總以元和八年除廣南節有薦質自代狀其殁必在子厚刺柳後故有狼荒萬里及願湖海風語穆氏祖墓在洛之屬邑偃師首陽山給事蓋返葬於此故曰洛涘

〔祭李中丞文〕中丞名汶出宗室大鄭王房之裔故曰

發自天枝唐制三院御史有缺大夫及中丞舉之貞元之季御史臺久不除大夫臺事實中丞尊掌王播以汝薦由盩厔除監察御史則自播以下諸人入臺皆出其薦可知故曰猥備官屬況當薦延也　穆贊舊注贊當作質案穆贊貞元八年登進士第見唐科名記穆質乃子厚先友當御子官御史質方爲省郎非同僚也有祭穆給事文可以參證　發跡內史參其軍事舊注古內史今鳳翔府案鳳翔乃漢右扶風地秦之內史則漢唐京兆也發跡二句言中丞始爲京兆從事下云復從京邑辟署司錄蓋自府從事出

為識令又自識令入為府掾首耳　禮備賵贈贈謂

贈刑部侍郎一作聘非

(為韋京兆祭太常崔少卿文)韓醇曰以世系考之當是崔溉按韓說得之但語猶未詳耳文中言惟鄭洎齋各登鼎司謂齋映鄭餘慶二相國也或喪或存山川是違韋夏卿以貞元十七年除京兆尹時齋已下世鄭方遠謫故云爾又穆員作溉母盧夫人誌云令之宰政與賢卿大夫多溉之遊宰政即謂齋相時方秉政以此證之則少卿為溉無疑矣韋嘗為留守從事家居東都員與其兄贊皆崔韋深交蓋洛中十友

之二人也

〔為李京兆祭楊凝郎中文〕惟是伯仲並為士則注凝兄憑弟凌皆有名於時案伯仲專指凝憑言之觀下元兄競爽諸語可見注并及弟贅矣　大梁有艱天子是使貞元十二年宣武帥李萬榮病篤子廼謀擅領軍事監軍執送京師詔除東都留守董晋鎮宣武以凝為判官舊注未明

〔為安南楊侍御祭張都護文〕楊侍御未詳其名觀文中伯氏左宦云云殆憑之族弟也據舊史安南都護張舟奏破環王國在元和四年八月而五年七月為

總自虔州刺史除安南都護則舟必歿於五年夏矣憑以四年七月自京尹謫臨賀尉舟辟侍御入幕當適在此時故侍御至中途而滯留又云子姓莫在觀子厚在永與憑子誨之書誨之蓋以父謫官明年過永抵賀亦憑初赴貶旁無子姓之一證曰情留江徼者謂賀江也舟没踰歲返葬長沙見集中張都護誌時憑量移餘杭侍御殆隨兄北旋因與府主之喪相值湖湘也

〔祭萬年裴令文〕營營衛尉獨守邦秩營營似當作煢煢上云屢聞凋缺言封叔悼亡外無有天倫之戚也

蓋前此仲季二人今止存其一故有梵梵語　想其
永哀淮海蕭瑟想當作相李迴秀裴長史碑云烟隧
蒼茫風相蕭瑟疑子厚用此

（哭）張後餘（辭）既得進士明年卒業登科記後餘元和
二年進士則此文乃三年在永州作

（楊）承之哀（辭）世父孔悲兮湘水滔滔世父謂承之伯
父湖南廉使憑也振常案廖注亦云世父當是楊憑憑以貞元十八
年之官湘水在其境內又三年移江西哀詞序中但
言承之以既冠之明年四月夭而不著其年觀湘水
滔滔句必在憑未移江西前殆歿於湖南使院也承

之與弟敬之皆憑李弟凌之子凌最早殁故翌承之者獨有母及弟尋又韓子與敬之書在貞元十七年承之未夭之前書言李翺稱敬之之文遠其兄甚兄即謂承之也柳子言承之所作辭賦書論甚偉蓋其文已甚傳於時故韓柳之言云爾敬之唐史有傳而承之無聞焉又世系表中并漏其名故詳著之以補史氏之畧

卷四十一

〔祭井文〕唯昔遄石舊注遄一作匝恐皆非也似當作遻與祭楊詹事文亦莫有遻之遻同遻逆也乃對下

文順道為切〃克長厥靈郭璞江賦咨五才之並用

實水德之靈長

（祭）崔氏外甥（文）文中十舅乃子厚從弟宗直祭宗直

文呼十郎是也

（祭）外甥崔騈（文）桓公之臺桓公未詳一作柏覲戲柚

佛策語其人或是釋子耶　刑曹繼之葉繼之楊嗣

復字也嗣復父於陵見石表先友記則子厚與繼之

蓋夙有通門之契者繼之以元和十年遷刑部員外

郎十三年四月鄭餘慶為詳定禮儀使奏為判官改

禮部員外郎此文乃未改官前作又祭甥女崔媛文

中有駢也英文又茲天關語媛卒於十二年蓋駢之
亡亦在是歲也

外集鼎按各本外集皆在詩後原稿列此蓋詩文以類相從也今仍之

河間婦傳遂入隑隑州西浮圖兩閒司馬相如賦臨
曲江之隑州張揖注隑長也則隑州在曲江唐代都
城游覽之勝曲江為最又浮圖臨水故叩檻出魚鼈
食之

萬年丞柳君誌四葉至皇考悖以下文世次攷之皇
考似當作曾祖然曾祖古有皇考之稱見於禮記此
所本也　祖延州司馬索世系表司馬名初祖下脫

一字　季父建注頤三子長元方季即建案文云季父建乃謂元方之季父則建乃延州司馬季子而頤之弟也注誤甚

〔潞州兵馬曹柳君志〕案馬字衍　潁陽北臨閶闔當作澗振常案此篇潘本無康本亦無濟美本有

〔請復尊號第六表〕恨恨而不能自安恨恨一作悢悢為是嵇康與山巨源書顧此悢悢注引廣雅曰悢悢悲也

〔為裴令公舉裴冕表〕案裴當作郭振常案康注亦云當作郭令公舉當作雪此表乃汾陽幕下士郃說所作見文苑英華

昔人有疑子厚父爲汾陽管記時作亦非也卻說舉進士嘗事史思明父子及歸順後汾陽重其才留之幕下事詳舊史又表中盜憎之恥令集作憎嫌之恥亦非

（爲裴中丞賀破東平表）遼海無虞見石砮之已至業鄆帥并領平盧一道平盧遼海地又兼押蕃使故有此二語舊注未悉

（賀裴桂州啟）觀子厚賀赦表中榮感存歿語蓋謂贈封恩詔子厚以元和十四年作桂州兄誌言其父由尚書郎再贈大理卿此啟殆賀其再贈也

柳集點勘卷之四

東吳　陳景雲　少章

卷四十二

寄張澧州名勞長者記文許後生誇褰子厚之齒少於澧州十五歲故稱之為長者自謂後生　憲府初收迹注子厚自集賢殿正字為監察御史案柳子始除正字繼調藍田尉由尉擢御史非自正字入臺也

寫復欹樓直　直舊注合作箱字案詩如披樓直正作直字注贊可删　諸行狐作蔓狐即射工也與李建書云永州於楚為最南僕閑即出游游復多恐近

水即畏射工沙虱含怒竊發中人形影動成瘡痏
挹水勺仍椰注椰揄謨椰木名瓊臺志椰子樹似檳
椰實大如瓜剖之其中有酒其皮可為飲器振常案康注亦江椰子正引異物志
憲弘農公詩水經弔王祥自注王舍人居憂在洛棠
舍人謂仲舒也仲舒官中舍在椰子沒後前此但以
攷功郎知制誥亦得稱舍人者蓋以職同耳如劉夢
得有罷獨孤郁舍人詩郁亦以郎官典誥未嘗正除
舍人也又于邵元稹皆以他官知制誥而邵自言忝
西掖舍人稹與同寮諸舍人會食閣下足知其官書

一也

〔酬〕婁秀才〔因〕志情惟舊因一作同爲是禮記鄭注同志曰友又子厚有送秀才序言相識在未第之前則有舊久矣

〔古東門行〕柳子古東門行及劉夢得靖安佳人怨詩皆爲盜殺武相元衡事而作武相遇盜於所居靖安坊之東門故劉柳題詩云爾先是二人既坐伾文黨謫佐遠州元和中名還方冀進用又俱出刺嶺外時武相當國二人深憾之此二詩所由作也史言伾文之黨初名還諫官交章力言其不可用尋有遠郡之

斥蓋當時君相亦採公議行遣非緣政府之忮矣憾
時寃者蓋偏心之未化二詩俱不作可也
寄韋珩貞元之季韓子薦士十人於陸傪其一為韋
羣玉書曰羣玉京兆從子賢而有才京兆謂夏卿羣
玉蓋夏卿弟正卿子說者以此詩回詳炫晃別羣玉
句證羣玉即珩殆應舉時偶以字行後復初名耳案
世系表正卿子有珩無羣玉又柳子酬楊侍郎詩有
貞一南來送彩箋句貞一亦侍郎族叔字與此詩舉
珩字正同則珩即羣玉之說得之也表不載珩字又
逸其官爵觀是詩矻矻竄逐語是已入仕而左官後

歷江州刺史則太和中事也別見地理志黃中按元徽之有韋

衍除京兆府美原令制則長慶初也　君今矻矻又竄逐注矻與硈同

爾雅曰固也似不切本義漢書王褒傳注矻矻健作

貌下詞賦句正言其馳騁翰墨之勤也

岑和楊尚書遣層軒陽炎暑韓子送廖道士序云衡山

之南最高而横絶南北者曰嶺郴之為州在嶺之上

測其高下得三之二則郡樓之峻眺望之遠從可知

矣層軒一聯蹬以韓序彌見其工警也　鳳去嶽音

續芝焚芳意深鳳去謂吉甫去官芝焚則傷其逝陸

士衡歎逝賦芝焚而蕙歎芳意深者殆即蕙歎意乎

鶴唳遶仙岑劉夢得和楊侍郎初至郴州題郡齋

詩有城頭鶴立之語自注蘇耽傳云後化為仙鶴止

城東北隅樓上案耽郴人詩中鶴唳句蓋用耽事以

此句例之上二句亦必切本州故事但未詳所出耳

又陥浦亦不曉其義或陥字有誤

〔過〕衡山見新花開却寄〔弟〕味詩意蓋已北還而弟尚

留永故寄詩促其行耳以錄從弟宗直文參證似所

寄即宗直也

〔離〕觴不醉至驛却寄相送諸〔公〕荊州不遇高陽侶此

用世說山季倫為荊州酣醉高陽池事舊注但云漢

鄭食其語未爲得解

北還登漢陽北原注漢陽屬郢州棠唐沔州治漢陽隸鄂岳觀察使所統非郢州屬縣注誤時王師伐蔡分道並進鄂部正當東南一面故有多壘句言蔡寇未平也

同劉二十八哭呂衡州兼寄江陵李元二侍御舊注但云是時監察御史元稹貶江陵士曹參軍而不悉李侍御爲何人兼引或說元李二侍御是李深源元克己尤爲疏誤深源克己皆零陵遷客與江陵無涉又深源嘗歷太府卿非侍御也此所寄者乃李景儉

再貶儉由御史謫江陵掾與元稹同幕稹有哭呂衡
州詩亦見集中蓋亦呂之宿好而景儉則尤其死友
以子厚兼寄元李二人　不使功名上景鐘注晉語
令狐文子曰其勲銘於景鐘案晉語悼公使令狐文
子佐新軍曰昔魏顆退秦師於輔氏其勲銘於景鐘
則景鐘非文子語也注誤
酬楊侍郎丈因送八叔拾遺戲贈詔追南來諸賓　拾
遺名歸厚字貞一行八侍郎於陵之族叔元和七年
自拾遺貶國子主簿旣歷典大州太和中卒劉夢得
祭文中有一斥不復君門遐然語蓋自拾遺左官後

四翔於外久矣則侍郎送之南行而詒追諸公相值於途正其遷謫失意時也翰林寂莫即用其家子雲翰林主人及惟寂惟莫之語以比貞一言今雖垂翅行當冲霄故以鳴鳳上天擬之　白樂天池上篇序有弘農楊貞一與青石三語

長沙驛前南樓感舊　本注昔與德公別於此案長沙驛在潭州韋迢潭州別杜甫詩江畔長沙驛相逢纜客船是也此詩起柳時作年四十三觀詩中三十秋語則驛前之別甫十餘齡耳蓋隨父在鄂時亦嘗渡湘而南

（程）州北望秦驛手開竹逕至釣磯留待徐容州（過）子厚以元和十年三月乙酉除柳州長安令徐俊亦即以是月壬戌授容管經畧使並見舊史憲宗紀但史以容為邕乃傳寫之誤當據此詩及酬徐中丞詩正之子厚蓋先徐就道故留題桂驛云爾

（殿）賢戲批書後（過）聞道近來諸子弟注孟崙二童疑夢得家子弟案白樂天序夢得倡和詩云寫二本一授夢得小兒令收藏又觀後篇羨君瓊樹句則孟崙皆夢得少子也

（疊）後（過）南宮起草舊連名注子厚與夢得嘗同為尚書

禮部員外郎案柳子官禮部部劉為屯田員外郎非儀曹也以皆為尚書省屬故云爾南宮乃通謂尚書不專指禮部如祭楊凝郎中文中有南宮起草語凝未嘗官禮部即其證也又唐人語多如此注家未詳攷耳

（附劉夢得答三贈詩）年方伯玉少案詩作于元和十年劉年四十五柳更少二歲均未逮伯玉知非之年故云爾舊注誤引莊子行年六十之文　恨比四愁多案張衡四愁詩中有我所思兮在桂林欲往從之湘水深語時劉柳皆渡湘而南故云多也

卷四十三

〔南澗〕去國魂已游游一作遠恐皆誤似當作逝楚詞魂一夕而九逝又懲咎賦及哭凌準詩中皆用魂逝語

〔輿〕崔策登西山〕蹇連困顛踣易往蹇來連連力善反難也馬融王弼之訓同又植靈壽木詩亦云蹇連易哀朽

〔法華寺西亭夜飲〕案西亭夜飲詩序作於謫永次年子厚年三十四又諸賓客之齒略同故云爾亭之西臨池故有霧暗水連階之句

〔植靈壽木〕敢期遺杖賜孔光李靖並賜靈壽杖事見漢書唐史舊注未及(振常案廖注亦引漢書孔光賜杖事)

〔行路難〕桃笙葵扇安可當舊注當合作常恐仍作當為是言時序之寒燠既改侯家之熾炭禦冬反不如桃笙葵扇之宜夏矣若作常義反晦矣

〔感遇〕感遇詩二首蜀人韓醇曰在永州作宋槧大字本於非國語下載張峴舍人言子厚感遇二詩始終用太子事不知何謂案柳集中他人文誤編入者甚多此二詩亦非柳子作當時無儲位杌棿事不應如詩所咏韓亦無明據宜闕疑以俟博攷如童區寄傳

本作於永州而韓以為柳州作則其說之臆揣多矣

文安禮柳集年譜附

柳集中年譜久逸獨存其序近廣陵馬君購韓譜後
未久復收得宋槧柳集殘帙獨年譜完好乃諸本所
無因與韓譜同梓譜中辨柳與為柳子高伯祖非曾
伯祖足訂前賢之疎又陽城自國子司業出刺道州
唐史無年月通鑑欲異據子厚司業遺愛碣謂在貞
元十四年譜則以遺愛碣及與太學諸生書並繫十
五年與通鑑異然諦覩碣文則譜為是集中與太學
諸生書題下注貞元十四年乃後人承通鑑之文而

失之當據譜釐正至於譜文甚簡蓋仿呂汲公韓譜
體例略具作者出處梗概讀者宜更詳攷之
序柳氏宗譜皆採唐史世系表自恭後魏河東郡守
至宋安郡守唐史悉本北史柳虬傳但虬傳云恭仕
後魏為河東郡守後以秦趙喪亂率人南徙唐史易
趙為魏恐誤也又宋州別駕周書柳慶傳作宋司州
別駕蓋北史偶脫司字而唐史仍其誤攷宋書州郡
志州郡中無宋安疑非新安即東安之譌而諸書相
沿未正也
譜繫雲峯碑於貞元十七年蓋以碑云雲峯沒于是

年耳然塔銘中明言余與重巽游重巽亟為余言故
為其銘柳子至永州後始識重巽則寺碑塔銘皆作
於元和中譜敘之未詳也
送文暢序中夏官韓公謂韓皋也按唐史皋以貞元
十一年自兵部侍郎改京兆尹序稱夏官必作于皋
未改官前譜繫於十九年誤也作序時柳子尚未仕
故先歷序韓公諸朝貴而後繼之曰吾輩詩而序之
蓋碣衣自與朝士相别其非十九年作尤易明文氏
殆因韓子送文暢序中有貞元十九年春將行東南
柳君宗元為之請語以二序為並時作遂繫之是歲

不知此乃送其游西北而韓則送往東南其時與事前後絕不相蒙也

黃中按譜繫石表先友記於元和元年考集中先太夫人歸祔誌云元和元年歲次丙戌五月十五日葉代於永州佛寺明年某月日安祔於先侍御史府君之墓則此記當作於元和二年又記中杜黃裳如司空出為河中節度新史憲宗紀宰相表及黃裳本傳其出師晉絳事俱在元和二年尤明證也

般舟碑孫注碑前云永州司馬員外郎柳宗元撰并書元和三年二月十九日僧景秀立作譜者未見碑刻但據般舟化去之歲遂繫以貞元二十年其誤正與繫雲峰碑於十七年同東坡言子厚南遷始究佛

法作曹溪南岳諸碑妙絶古今東坡必盡見石刻及
般舟雲峰彌陀無姓諸碑皆得其歲月之詳故云爾
金石録般舟和尚碑柳宗元撰并書子厚頗自矜
其書然亦不甚工今見於世者惟此與彌陀和尚碑
耳雖字畫大小不同然筆法絶相似
同吳秀才贈李睦州序秀才諸本皆作武陵案武陵
登第後流永州不當有秀才之稱恐誤又凌準以元
和四年冊儲肆赦始得返葬則後誌之作當在四年
南嶽雲碑歲月亦無可攷今俱係以三年未詳何據
元和七年有賀皇太子牋案此牋乃元和十四年在

柳州作與賀憲宗受徽號表同上也作譜者以元和
七年有建儲事遂誤繫於此又武岡銘為潭帥柳公
綽遷鄂岳作也據唐史公綽移鎮在八年則此銘繫
於七年者亦誤也
詔追赴都回寄零陵親故詩過衡山見新花開却寄
弟詔泊羅遇風詩北還登漢陽北原題臨川驛詩界
圍巖水簾詩戲贈詔追南來諸賓詩䇿諸詩皆元和
十年春作譜繫於九年非也柳子以九年冬奉詔追
至明年春始就道如萬石亭記乃十年正月五日在
永州作而再宿界圍巖詩云發春念長違仲夏欣再

觀是也又萬石亭記亦作於永州非抵柳後文當繫
至灞亭詩前
元和十三年有裴中丞行討黃賊上裴相狀為裴中
丞伐黃賊轉牒桂管請討黃賊在元和十四年淄
青既平之後上裴相狀當繫十四年謝討黃賊表前
而以轉牒次表後今皆誤又有祭纛禡牙二文並應
次牒後諸亦失載又答杜溫夫書繫十三年亦誤書
云今而去我道連而謁於潮又得二周孔連謂劉夢
得潮謂韓退之也韓以十四年貶潮州則是書必在
韓抵潮後明矣

十四年唐史吳武陵傳云云兼元和十年柳劉二韓並詔追赴都時孟簡在言路力排二韓則不滿於柳可知特未并入彈事耳後吳武陵既言於裴相復恐簡之柅其進也故特為書解之然程异起領劇職在未奉詔追之前而劉與二韓則終柳之世皆未離謫籍無復典大州事其書殆皆出後人附會史家未辨遂全採之

越已酉仲冬又從費研齋假得宋槧五百家注柳集二冊自十六至二十一又自三十七至四十一凡十一卷每卷首行標云新刊五百家注音辯唐柳先生文集卷第幾其書乃南宋慶元中建安魏仲舉所編與五百家注韓集同刊康熙庚寅在先師案上獲見魏本韓集嘗借閱數旬雖非全本然止逸十之二今所假柳集則僅存原文四之一耳魏氏所輯注釋因不曉持擇故中多蕪累二冊外又假得宋槧小字本柳集十二冊其注亦集諸家舊解而甚畧卷首標丹陽洪慶善音注七字乃書賈假名流以張聲價耳如

上權補闕溫卷啟三十卷及三十六卷中前後複出又三十卷下側注辨謗責躬四字而以上權補闕啟綴寄許京兆諸人書之末案是啟止應舉求知之辭於辨謗責躬義無涉使當日編次者粗涉文義必不至此蓋又出建安本下遠矣

前代萬曆中刊柳集書篇首劉序者為錢唐莫睿未知此集即刊於杭否也正集有凌準墓後志外集有柳元方銘弘古柳兵曹譚隨母等誌文四篇皆近刻所無（此五篇宋刊小字晉注本皆編入集不知後來刊本何以遺之）又後附龍城錄及法言注五則并事迹雜文蓋承南宋葛嶠刊本

之舊柳注法言十三卷見於唐志者已久逸不存此五則者乃採之司馬温公所纂法言集注至龍城錄又偽書也葛嶠守景温江陰人其守南安刻柳集因慕前守莆田方崧卿刊韓集於郡齋特欲以是配之然方刊韓集如世傳文公論語筆解能辨其贋未嘗附刊集末葛則愛博不精贅刻底下思書以識配韓鉅文其識相去遠矣雍正己酉秋日兩窗校畢因書其後

少章先生何義門先生之高足也其所著韓集點勘已付梓矣此書脫稿甫就來有副本世有

侯芑當為補刊以入文道十書焉錦江志振常業此

跋見李本